APEC何以落子深圳 城市競爭力篇

產業算力資本匯聚 深圳全鏈創新融通亞太

「來了就是深圳人」全域布局提升城市競爭力

對踴躍參會的亞太工商界而言，在中國辦APEC、在深圳召開峰會，是一場不容錯過的戰略機遇之旅。放眼全球城市榜單，深圳的表現頗為亮眼：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第九，GaWC世界城市名冊Alpha-級別，全球城市競爭力排名第七……

從電子信息產業約佔全國六分之一的全鏈配套，到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連續三年破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從撬動社會資本近五千億元的科技金融體系，到讓「來了就是深圳人」成為日常的引才政策，一系列數據背後，展現了深圳布局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決心與耐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石華、郭若溪 深圳報道





▲近年來，深圳依託「硬通道＋軟聯通」，持續深化亞太經貿往來。圖為深圳華強北商圈吸引海外客商前來採購。 中新社

◀10月16日，在深圳南山全球服務中心舉行的中美省州科技創新產業推介會上，美方代表體驗外骨骼機器人產品。 資料圖片

產業：全鏈配套 敏捷研發

深圳的產業優勢，源於「全鏈完整、彼此鄰近」。電子信息產業規模約佔全國六分之一，從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到終端整機全鏈配套，產業門類齊全、供應鏈響應快。「樓上研發、樓下生產」讓國內電子創新周期縮短到1—3個月；深汕特別合作區比亞迪整車基地絕大多數零部件可在一小時車程內配齊。

產業空間鄰近帶來的低延遲協作，在華強北被推到了極致：微信一發，10分鐘之內，七八位CEO、CTO就能聚在一起；500米範圍內，一小時就能完成一款AI硬件的創意組合和配件設計。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副教授白汶松分析指出，「步行可達」式的產業要素聚集必定會引發出系列的鏈式反應，「簡單講，就是物理密度激發化學反應，超高頻率、超低延遲的產業鏈接帶來的是產業效率的提升、產品迭代的加速和產業邊界的自我擴展。」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區域發展規劃研究四所所長王振指出，空間鄰近的價值不在距離本身，而在試錯成本低、隱性知識流動快。該生態可將打樣能力、模塊化方案和供應鏈信息整合為平台，降低外部團隊接入門檻，推動亞太產業分工從成本梯度轉移的「雁行模式」，轉向以創新速度為導向的網絡化模式。深圳承擔敏捷研發和快速驗證的前端職能，各經濟體可依託本土市場承接本地化後端環節。

在深圳，創新不只是專利數字，更是一條從創意、原型、迭代到出海的完整閉環，上下游環環相扣，前沿想法不必遠赴他鄉尋找製造支撐。

肯綮正是這條閉環上長出的企業：不做工業負重與臨床康復的「大型機甲」，而是把外骨骼做成普通人能背走的裝備。依託當地精密加工、傳感器與驅動模組配套，團隊走具身智能輕量化路線。創始人余運波說，π6系列分體快拆、可伸縮，收納後可放進普通背包，兼顧徒步、助行與康養。海外產品多偏重專業賽道，這款「口袋級」外骨骼切入消費級空白，為具身智能硬件打開通往亞太的新通道——客商看重的，正是深圳「從硬核技術走向普惠應用」的能力。

同在深圳的越疆科技深耕協作機器人賽道，依託當地供應鏈快速迭代，產品銷往亞太多個經濟體。一間車間就是縮影：創意提出後，周邊即可找到結構設計、精密零件、電機與算法服務商，短周期內完成樣機、測試、量產。

「場景牽引—規模應用—全球輸出」

其背後是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所闡釋的底層邏輯：場景供給本身就是一場監管改革、制度創新。無人機、自動駕駛、服務機器人最先需要的不是資金，而是真實、開放的測試場景。深圳較早以場景開放撬動新興產業，再以政府採購培育市場、以低空試點支持物流、以包容審慎的監管留出空間，最終支持企業出海對接訂單，形成「場景牽引—規模應用—全球輸出」的鏈路，層層分攤研發成本、對沖迭代風險。這套路徑對亞太眾多經濟體具備借鑒價值。

算力：底座成型 供給未來

深圳把算力當基礎設施來建設。全市5G基站超8.5萬個，每平方公里約43個、為全國平均的86倍，建成全球首個5G＋千兆光網雙千兆全覆蓋城市；「5G+千兆光網+智慧專網+衛星網+物聯網」立體網絡與邊緣計算、智算、超算多層協同。鵬城雲腦II是國家自主可控E級智能算力平台，多次在AI-Perf500、IO500榜單領先；2025年數據中心規模達50萬標準機架，算力供給可支撐中長期產業需求。

算力互聯延伸至港澳

算力正在變成產出。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連續三年破萬億元，高技術製造業佔規上工業增加值58.2%，人工智能（AI）企業2,887家、2024年AI相關專利申請3.74萬件；全市重點工業互聯網平台連接設備超500萬台。鵬城實驗室匯聚31位院士、1,800餘名科研人員攻堅高端芯片與基礎軟件。算力、算法、數據在這一層被組織起來，成為這座城市面向亞太的新供給。

算力建得起來，更要連得通、用得上。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主任、中山大學教授盧宇彤接受採訪時表示，深圳無論是超算還是智算，在國內都處於領先，為大灣區算力互聯、算力普惠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支撐。算力需要高速網絡互聯，深圳在跨區域乃至港澳的連接上投入很多；下一步，除了對算力資源提供支撐，還要對模型、軟件服務提供支撐，讓算力服務真正普惠企業和研究機構——這也正是深圳把算力做成「新供給」的關鍵一步。

資本：「第一桶金」助力初創

在深圳，科技金融是一套貫穿企業全生命周期的融資體系。在GFCI 40（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深圳綜合排名全球第8，金融科技發展水平全球第3；深交所創業板上市公司超過1,400家，總市值約16萬億元，與上交所科創板互補，形成「深圳創新企業—深圳資本—深圳資本市場」的閉環。

深圳的科技金融是一套覆蓋企業從「種子萌芽」到「發展騰飛」的全生命周期融資體系。胡潤研究院分析報告稱，深圳的路子可以概括為「政府定方向、市場做決策」。深圳市引導基金成立於2015年，規模1,000億元，深圳市千億級政府投資基金體系累計實繳出資超過1,500億元，分13批設立，累計撬動社會資本近5,000億元，設立子基金300餘隻，是體量最大的地方政府投資基金集群。

基金具體投資決策完全交給深創投集團管理，政府部門不以行政手段干預，同時用最高可達100%的讓利比例吸引紅杉中國、IDG資本、君聯資本等頭部機構在深圳設立基金。10多年來，這套體系累計支持8,000多個產業項目，培育出超1,500家專精特新企業、近600家上市公司。

關鍵在釐清政府與市場邊界

王振認為，深圳模式的關鍵在於釐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通過出資和讓利分擔早期風險，專業機構負責甄別項目、配置資源，既彌補了市場失靈，又避免了行政干預造成的效率損失。放在亞太範圍看，這一模式的價值有利於為區域初創團隊補上耐心資本短板，降低創新門檻；有利於以風險共擔機制為成員經濟體完善科創扶持政策提供制度參照；有利於以資本為紐帶，帶動研發、製造與市場協作向區域延伸。下一步可探索聯合設立跨境早期基金，推動深圳成為亞太科創企業獲取「第一桶金」的區域樞紐。

鏈接全球智慧 築巢引五洲英才

人才是創新城市最核心的資產，深圳自特區時代起便堅持以開放政策吸納海內外英才，近年持續完善多層次人才體系，從落戶、安居、補貼到創業扶持，打出一套兼顧普惠青年與頂尖專家的引才組合拳，持續支撐「20+8」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擴張。

樂聚機器人冷曉琨團隊的創業經歷，則是深圳政策扶持「硬科技」青年的典型個案。當年他與八位同門帶着人形機器人項目從哈爾濱南下，落戶深圳龍華錦繡科學園。創業初期團隊資金緊張，園區協助解決辦公場地，核心成員陸續申領高層次人才補貼，在技術路線尚不明朗、商業化遙遙無期的階段，深圳願意給予試錯空間。不同於許多地方只追捧成熟項目，深圳包容尚在萌芽的前沿賽道，允許科研團隊慢慢打磨產品。如今其團隊研發的人形機器人逐步進入場景測試，從實驗室原型走向產業化落地。

打通制度壁壘 外籍創業者同享資助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受訪時表示，深圳吸引國際人才的核心，在於跳出傳統「重學歷、重落戶」的框架，建立一套接軌全球評價規則的制度體系。針對頂尖科學家，深圳推行「一事一議」、戰略科學家全權負責制，給予科研路線、經費調度更大自主權，不必被繁瑣審批束縛；而普通青年人才，則可享受入戶「秒批」、學歷補貼與階梯式安居方案。同時，深圳持續擴容境外職業資格認可清單，建築、醫療、法律、金融等四十項海外專業資質可直接備案執業，破除過去境外專才「有證難上崗」的壁壘；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更推出專屬出入境便利，為受邀外籍人才打通口岸簽證、長期居留乃至永居的綠色通道，科研要素跨境流動更加順暢。面向海外青年創業者，留創園、孵化空間、天使母基金、孔雀團隊計劃共同構成支撐鏈條，外籍青年同樣可以申請創業資助、對接供應鏈與資本，不必因為國籍而被擋在創新門外。



●深圳華強北街道上，APEC裝飾一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鏈條就近可及 構建獨特「創新閉環」

國際納米科學家查爾斯·李波的選擇，亦是深圳全球引才的標誌性個案。他放棄海外成熟的科研環境，全職加盟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籌建腦機接口公共平台。打動他的，不只是專項科研經費，更是深圳「20+8」產業集群帶來的轉化場景：前沿研究不必停留在論文，能夠對接當地先進製造、算力平台與臨床資源，快速走向產業化。對國際人才而言，深圳最大吸引力，從來不是單一補貼，而是別處難得一見的「創新閉環」——從圖紙、原型、量產到全球銷售，整個鏈條就近可及。

競爭力系統 讓1+1>2

專家解讀

廣東省政協常委、深圳先行示範區研究中心研究員譚剛分析指出，深圳的競爭力不在某一項指標領先，而在改革、創新、產業、開放四者被整合成一個可以運轉的系統。

在譚剛看來，深圳科技創新之所以「跑得快」，是因為決策權放在離市場最近的企業手裏，研發機構、人員、資金與專利愈發向企業集中，全市93%以上研發投入來自企業。譚剛認為，這支撐了「四鏈融合」，也塑造出全面創新格局。

產業之所以摔不散，是因為鏈條有縱深。大企業提供技術溢出、訂單場景與供應鏈標準，中小企業在細分環節做深做透，形成產業鏈的「縱深韌性」與中小企業賦能機制。

發展空間之所以越走越寬，是因為開放與區域協同接續供給。融入國家區域戰略、用好重大戰略平台、加強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推進產業梯度布局——這幾根支柱由此不再並列，而是咬合成一個整體，「這才是最難被對齊的部分」。

從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到今年深圳，中國主辦APEC的角色也在變：從規則的「學習者」「方案提供者」，到今天更多承擔「方向塑造者」。

在這一層意義上，深圳的「城市級規則試驗」方法具有啟示意義。譚剛把深圳的改革路徑概括為四步：有限授權、可測驗證、定型成文、異地複製。他建議APEC將其納入創新城市網絡議程，「使成員經濟體的城市在主權讓渡敏感度較低的領域先行對接」。

普惠性制度比補貼更有效

創新政策的着力點，應是普惠制度而非挑選贏家。「亞太許多發展中經濟體的城市並不缺乏研發資助，缺的是把研發決策交給離市場最近的主體。」他認為，知識產權保護、競爭中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這類普惠性制度，比補貼更有效。

中小企業的合作，宜從泛化培訓轉向「鏈主—供應商」對接。龍頭企業的離岸外包與全球供應鏈，為中小企業帶來配套出口的「第一張訂單」，政府再以出海資源包與合規服務降低固定成本。

區域合作，還可以組織成一張節點城市網絡。深圳依託國家開放戰略與區域框架拓展城市空間的做法，對亞太構建以企業需求和規則銜接為導向、由若干節點城市組成的合作網絡，同樣有參考價值。

譚剛總結道，深圳的價值在於將城市型制度改革試驗、企業主體、產業縱深和開放樞紐整合為一個可運轉的競爭力系統。亞太合作從「共識」走向「共同實踐」，需要的正是這種可拆解學習的經驗。



●11月9日，深圳鴻緒錦科技的工作人員在組裝擦窗機器人。 中新社